仲景傷寒補亡論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九

河南郭雍譔次

婦人傷寒十八條

問曰婦人傷寒何如活人書曰男子調其氣婦人調其血血室不畜則二氣和諧血氣凝結則水火相刑

傷寒氣口緊盛則宜下人迎緊盛則宜汗婦人左關脈浮緊不可下當發其汗以救血室營衛得和津液自通浹然汗出而解

問曰熱入血室何如活人書曰仲景云婦人傷寒經水適斷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無犯胃氣者言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湯遲則熱入胃令津液枯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胸狀須當針期門

問曰譫語即下症而前症不可下何也活人書曰傷

寒胃實譫語則宜下婦人熱入血室譫語不可下也
問曰犯胃氣者何如活人書曰五行相尅以生相扶
以出平居之日水常養木水木相生則榮養血室血
室不蓄則脾無蘊積脾無蘊積則剛燥不生若犯胃
氣則晝夜譫語喜忘小腹滿小便利者屬抵當湯
問曰婦人先調血男子先調氣何如活人書曰此大
略之言耳要之脈緊無汗爲傷寒脈緩有汗爲傷風
熱病脈洪大中暑脈細弱其症一也假如中暍者用
白虎胃實用承氣豈必調血而後行湯哉仲景傷寒

所以不分婦人艮亦由此學者皆可隨病于男子藥症中以意選用也

活人書曰婦人傷寒發熱惡寒四肢拘急口燥舌乾經脉凝滞不得往來宜桂枝紅花湯

又曰婦人傷寒口燥咽乾腹滿不思飲食宜黃芩芍藥湯

又曰婦人傷寒喘息煩躁或戰而作寒陰陽俱虛不可下宜柴胡當歸湯

又曰婦人傷寒經脉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

宜乾薑柴胡湯

又曰婦人傷寒血結胸膈揉而痛不可近海蛤散

朱氏又言婦人血結胸證法當刺期門仲景無藥此方疑非仲景意又云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宜小柴胡湯

又曰婦人傷寒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宜小柴胡湯

又曰婦人傷寒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又曰婦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糞大便難煩躁譫語目赤毒氣閉塞不得通宜三黃瀉心湯原本是瀉心三黃湯

又曰婦人傷寒差後猶有餘熱不去謂之遺熱宜乾地黃湯

又曰婦人傷寒未平復因交合裏急腰胯連腹內痛名陰陽易宜燒裩散

又曰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致熱氣上冲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風狀宜青竹茹湯

又曰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小腹急痛腰胯痛四肢不任舉動無力發熱者宜當歸白朮湯

娠婦傷寒三十三條

活人書曰娠婦傷寒仲景無治法用藥宜有避忌不可與尋常婦人一概論治也

又曰婦人姙娠傷寒藥性須凉切不可行桂枝半夏桃仁等藥小柴胡去半夏名黃龍湯蓋爲娠婦而去

也大抵產前先安胎產後先補血次服傷寒藥若病稍退則止藥不可盡劑此爲大法黃帝問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千金方治姙娠傷寒頭痛壯熱肢節煩疼石膏前胡湯七味

又治姙娠傷寒頭疼壯熱心煩嘔吐不可食生蘆根湯四味

又治姙娠傷寒服湯後頭疼壯熱不歇宜用竹葉石

膏湯拭其身

又治姙娠熱病葱白五兩豉一升煮服取汗

又曰大熱煩悶者葛根汁二升分三服如人行五里進一服

活人書姙娠婦傷寒安胎宜阿膠散又宜白朮散

龐氏曰姙婦時氣欲令子不落宜用護胎伏龍肝散

伏龍肝爲末水調敷臍中乾卽易之疾差乃止

又曰姙娠傷寒內熱極甚令不傷胎宜取雞子以絹袋貯投井底浸令極冷旋破呑六七枚佳

又曰姙娠傷寒大熱甚胎不安者宜用阿膠末一錢半竹瀝調下如無竹瀝用小麥竹葉煎湯調下

又曰姙娠傷寒服汗下諸藥熱已退其間與此藥安胎宜服人參黃芪湯

活人書曰姙娠傷寒憎寒發熱發其汗宜葱白湯以葱白生薑同煎連服取汗

又曰姙娠傷寒頭疼壯熱肢節痛疼宜服前胡湯千金方

又曰姙娠傷寒或時行灑淅作寒振慄而悸或加噦

宜蘇木湯雍曰蘇木大破血更宜參究避之

又曰妊娠傷寒頭疼默默不欲飲食脇下痛嘔逆痰氣及產後傷風熱入胞宮寒熱如瘧并經水適來適斷病後勞復餘熱不解宜黃龍湯

又曰妊娠傷寒頭疼惡寒身熱躁悶四肢疼痛項背拘急脣口乾燥宜柴胡石膏湯

又曰妊婦傷寒四日至六日已來加心腹脹上氣渴不止飲食不多腰疼體重宜三物枳實湯

又曰妊婦傷寒頭目疼壯熱心煩宜旋覆花湯

又曰妊娠傷寒壯熱嘔逆頭疼不思飲食胎氣不安宜麥冬湯

又曰妊婦發斑變爲黑色宜梔子大青湯

龐氏曰妊娠傷寒腹脹大便不通喘急宜牽牛散卷十五

活人書曰婦人產後傷風十數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堅乾嘔汗出宜陽旦湯

又曰婦人產後傷風發熱面赤喘而頭疼竹葉防風湯

又曰婦人蓐中傷風四肢苦煩熱頭疼與小柴胡湯頭不疼但煩與三物黃芩湯

龎氏曰妊娠熱病胎死腹中用鹿角屑一兩水一碗葱白五莖豉半合煎六分去滓溫作二服又方益母紋汁飲半升即出

又曰傷寒小產惡露不行腹脹滿悶欲死宜大黃桃仁湯

又曰小產後惡露被熱蒸斷不行宜地黃飲生地黃藕汁各一碗生薑汁一盞和勻溫服分作三四次服

微有寒者煎二十沸服亦下死胎

又曰傷寒產後血暈欲絕宜紅花散

又曰凡傷寒小產夏月宜少用醋炭多有煩悶暈死者雍曰寒月用炭多

又曰傷寒產後惡血沖心悶亂口乾生薑小便飲子生地黃汁藕汁小便各一盞和勻煎二三沸分三服

又曰傷寒產後惡露爲熱搏不下煩悶脹喘狂言者抵當湯及桃仁承氣湯主之

又曰傷寒小產煩悶大燥渴石膏湯主之

小兒傷寒十九條

千金方論曰小兒未能涉冒霜雪乃不病傷寒也然天行非節之氣其亦得之有如行瘟之年小兒出腹患斑者治其時行節度故如大人之法但用藥分劑少異藥少冷耳

又曰治小兒未滿百日傷寒鼻衄身熱嘔逆麥冬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芍藥四物解肌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發熱欬嗽頭面熱者麻黃湯活人書減桂半兩加石膏名石膏麻桂湯

又曰治小兒傷寒以葛根汁淡竹瀝各六合二味相和二三歲兒分三服百日兒酌服不宜生煮服佳

又曰治小兒時氣枇杷葉三兩搗以水五升煮十沸取汁日五六遍淋之若復發熱燒雄鼠屎二三枚用水調服之

又曰治小兒傷寒久不除差後復劇瘦瘠骨立五味子湯

又曰治少小傷寒宜莽草湯治之避眼與陰

又曰小兒傷寒發黃者搗土瓜根汁三合服之又曰

搗青麥汁服之又曰韭根汁澄清滴兒鼻中如大豆許即出黃水差

又曰小豆二七粒瓜蒂二七枚糯米四十粒以少許吹鼻中

活人書論小兒傷寒曰治法與大人同但小分劑藥性差涼耳尋常風壅發熱痰嗽煩渴惺惺散主之咽喉不利痰實咳嗽鼠粘子湯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黃赤腹中有熱四順散連翹散三黃丸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白而酸臭者胃中有食積雙丸主之

小兒無異疾惟飲食過度不能自節心腹脹滿身熱頭疼雙丸悉主之小兒身體潮熱頭目碎痛心煩神躁小便赤大便燥此熱劇也洗心散調胃承氣湯主之頭疼發熱偎人畏寒者此傷寒症也升麻湯主之無汗者麻黃黃芩湯有汗者升麻黃芩湯皆要藥也小兒尋常不可過當服涼藥胃冷蟲動其症與驚相類醫者不能辨往往復進驚藥如腦麝之類遂發吐胃虛而成慢驚者多矣小兒須有熱症方可疎轉仍忌用丸子藥利之以大黃川芎等㕮咀作湯液以蕩

滌蘊熱蓄丸子巴豆可攻食積耳雍曰此症不止小
兒傷寒症亦多及餘病故詳錄之
又曰治小兒風熱及傷寒時氣瘡疹發熱宜惺惺散
又曰治傷寒中風頭痛憎寒壯熱肢節痛發熱惡寒
鼻乾不得睡兼治小兒大人瘡疹已發未發皆可服
皆治寒瞳不時人多疾疫乍暖脫著及暴熱之次忽
變陰寒身體疼痛沉重如石者升麻湯主之
又曰治胸中客熱口舌咽中生瘡赤眼目瞼重不欲
開瘡疹已發未發宜服甘露飲子又曰洗心散通治

麩豆瘡時行瘟疫狂語多渴者又曰連翹飲子治小兒一切熱又曰解大人小兒膈熱退壅盛涼心經宜四順散又曰治小兒傷寒發熱咳嗽頭面熱者宜石膏麻桂湯千金名麻黃湯

龎氏曰小兒傷寒發熱自汗多啼宜葛根芍藥湯又曰小兒傷寒不解發驚妄言語狂躁潮熱鈎藤大黃湯

又曰小兒傷寒結胸其項强眼翻弄舌搐搦如發癇狀久則哽氣但啼聲不出醫亦多作驚風治之其脉

浮滑試以指按心下則痛而啼宜半夏黃連括樓湯

斟酌大小服之當出黃涎便差

又曰小兒傷寒始日壯熱不除被湯丸下後其症一

如前結胸狀但啼聲不出醫又以驚風治之多服涼

藥無驗此由誤下後毒氣結在心胸内熱吐涎涎畏

藥不能宣行所致宜服蕩涎散取下黑黃涎猶包畏

諸藥啼聲一出卽安雍曰此因初誤下後涼藥不宣

通方服蕩涎散

又曰小兒傷寒蒸起風熱發癇手足搐搦而不省蛇

皮湯

又曰小兒傷寒胃中有熱煩悶不食至日晚潮熱頰赤躁亂嘔吐蘆根湯又曰小兒傷寒後盜汗體熱咽乾犀角黃芪湯

小兒瘡疹上四十七條

外臺曰肘後言比歲有病天下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遍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即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差後瘡瘢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

諸家參詳作瘡用之有效方取好蜜通身摩瘡上或以蜜煎升麻數數拭之亦佳

又曰永徽四年此瘡從西域東流于海內但煮葵葉蒜齏啖之則止鮮羊血入口亦止巢氏曰表虛裏實熱毒內盛攻于藏府餘氣流于肌肉遂于皮膚毛孔之中結成此瘡重者匝遍其身狀如火瘡若根赤頭白則毒輕若紫色則毒重其瘡如豌豆亦曰豌豆瘡脈洪數者是其候也

活人書曰小兒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痛身熱足冷脈

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湯丸緣升麻解肌兼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疎轉此爲大戒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也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宣其毒也誤已又云瘡豆已出不可疏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盛卽用疏利亦非也大抵瘡症皆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輙用利藥則毒氣入裹殺人但與化毒甘艸木通湯鼠粘子湯出得太盛則用犀角地黃湯解之若瘡出不快煩躁不得眠者水解散麻黃黃芩湯升麻黃芩湯活血

散主之瘡黑倒靨猪尾膏無比散龍腦膏子無不驗也若熱毒攻咽喉痛如聖湯瘡毒入眼決明散撥雲散密蒙花散通聖散蛤粉散主之治瘡疹之法無出此矣

龐氏曰天下豌豆瘡自漢魏以前經方家不載或云建武中南陽征虜所得俗呼虜瘡其後名醫雖論發斑候是發汗吐下後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氣湊于外故身體發斑又說豌豆皰瘡表虛裏實一如發斑之理別之熱毒內盛攻于藏府餘氣流于肌肉遂于

皮膚毛孔中結成此瘡既是裏實熱毒內盛則欲發未發瘡斑未見皆宜下之瘡已差則再下之此病有三種一則發斑俗謂之麻子其毒猶輕二則豌豆其毒最重多是冬溫所變凡覺冬間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即如法下之次第服預防之藥則毒氣內消不得作矣有不因冬煖四時自行者亦如法下之古方雖有治法而不詳備疑當時熱毒不甚鮮有死者近歲此疾歲歲未嘗無也甚者夭枉十有五六雖則毒氣內壞不治因醫爲咎又大半矣若身痛壯熱頭疼

不與小汗何由表散大府久秘毒攻腰脇或心腹脹
滿不與微利何由釋去故當消息汗下然則寒藥固
不當行溫藥反增熱毒若勢太甚脈候洪數涼性之
藥不阻表裏氣者亦可通用若寒氣阻滯脈候浮遲
則溫性之藥不阻表裏氣者可冀氷釋云不可汗下
寒熱之藥只可紫草一味者乃滯隅之流祇是遭遇
輕疾以自差為功若値重病則拱手待斃也世有權
貴自信不任醫師忌冷熱汗下病或不救則責醫者
謬誤斯又可為傷嘆小兒多染此患故此方多用小

湯劑大人宜倍用之活人書小兒大人瘡疹已發未發皆宜服升麻湯

又曰傷溫病應發汗而不發汗內有瘀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有餘瘀血面黃大便黑者并宜犀角地黃湯以消化瘀血及瘡疹出得太盛亦以此湯解之

又曰天行熱毒生豌豆瘡出不快益煩躁昏憒或雖出身體尚熱者宜麻黃黃芩湯以發其表無汗者宜用之有汗者非

又曰小兒時行瘡豆出不快煩躁不眠者宜升麻黃

芩湯加木香一錢半以殺其毒有汗者尤宜服
又曰小兒瘡豆已出未出並宜服化毒湯紫艸木通
湯
又曰痘瘡欲出未透皮膚熱氣攻咽喉眼赤心煩宜
鼠粘子湯
又曰天行頭痛壯熱一日二日及瘡疱未出煩躁雖
少身體發熱者宜氷解散去大黃芍藥止用四味
又曰瘡子不出宜活血散以白芍一錢溫熱水調下
又曰瘡子倒靨宜猪尾膏小猪兒尾鐵刀刺血一兩

入生龍腦少許同研和水調下
又曰疹瘡有一切惡候及黑陷并宜服無比散取下
惡物便安
又曰豌豆瘡出未透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神
或已發而陷伏皆宜速治宜龍腦膏子
又曰痘瘡入眼生翳有決明散撥雲散密蒙花散通
聖散蛤粉散皆宜擇而用之
龎氏曰温毒發斑大疫難救兼治豌豆瘡不出宜地
黄膏

又曰天行發斑瘡須臾遍身皆戴白漿皆惡物也

又曰凡覺冬溫將來春夏必發斑豆小兒輩于冬煖時預服漏蘆湯下之下後日逐空心飲甘艸汁直候腹疼乃止或下後飲羊血一盞則不發

雍曰冬溫時小兒逐日宜服鼠粘子湯則斑豆喉痺赤目口瘡皆不發下後煎甘艸黑豆竹葉湯亦好三晉人不用黑豆用槐豆尤勝羊血當依外臺法若下後服之非宜

又曰時行豌豆瘡以槿皮二兩細切水二升煮半升

去渣分服之此晉王中令方也

又曰初得病便驚狂不眠渾身熱汗出問之身不憎寒亦不惡風其脈如數以漏蘆根湯下之甚數者以大承氣湯下之瘡豆傷寒亦然

又曰小兒時行瘡豆恐相傳染先服漏蘆湯下之本治熱毒癰疽赤白諸丹毒瘡癤瘫曰今依朱氏法但存其說

又曰瘡豆毒氣不出煩悶熱毒氣攻腰或脇腹疼不可忍大便不通五杏湯主之

又曰熱氣在表已發汗未解或吐下後熱毒不散煩躁譫語此爲表虛裏實熱氣燥于外故身發斑如錦文或不因汗下始得病一日二日便發皆由温疫熱毒氣使然甚則發豌豆瘡其色白或赤發于皮膚頭作瘭戴白膿者其毒則輕其紫黑色者作根隱隱在肌肉裏其毒則甚十死一生甚者五內七竅皆有瘡形如豌豆故以名焉脉洪數者是其候也雍曰瘡曆則有紫黑色初生者皆赤根白頭

又曰天行熱毒未解欲生豌豆發熱疼痛宜解肌發

汗葛根石膏湯

又曰斑豆始有白疱忽搐入腹漸作紫黑色有膿日夜啼叫煩亂宜鬱金散

又曰此疾小便澀有血者中壞也瘡黑黶無膿十死不治斑豆煩喘小便不利鼈甲湯定煩喘竹瀝飲子

又定煩喘麻黃甘草湯

又曰常行豆瘡紫草湯最良患其服之太少不能中病但多槌切好紫草以沃之候温去渣服紫草半升湯一升爲準

又曰瘡出不快碎紅花子一合水半升煎百沸去渣服

又曰斑豆已出不可發表更增斑爛以虛故也

又曰瘡出不快表裏不解煩喘大便閉氣攻腹滿宜犀角升麻湯

又曰斑豆服涼藥太過咳嗽手足冷脈遲甘艸乾薑湯

又曰豆症已出定芒硝猪膽汁和研勻塗之勿動痂落無痕仍臥黃土末上良

又曰天行豆瘡預服三豆飲則不發

又曰瘡豆發斑下利赤黃或膿血遍身發熱宜梔子蘗豉湯八卷

雍曰龎氏錢氏諸方如活人書有缺藥症及用之不應者則取之

錢氏曰凡小兒面燥顋赤目亦赤呵欠煩悶乍涼乍熱咳嗽噴嚏足稍冷夜卧驚悸多眠并瘡疹症惟用溫涼藥治之

又曰小兒在胎食五臟血穢生下則其毒當出故瘡

瘮之狀皆如五臟之液雍曰世醫言初年不出至老亦出此說不經見龎氏亦無是說第俚俗有此言恐錢朱未能免俗也

又曰發熱潮熱三日以上熱入皮膚卽發瘡瘮而不甚欬者熱留膚腠之閒故也

又曰瘡瘮尻涼者順候也若瘡黑陷耳尻反熱者逆也用牛李膏百祥丸多至三服若不愈者死病也

又曰凡瘡瘮一發便出盡者必重瘡夾瘮出者半輕半重也出希者輕裏外肥紅者輕外黑裏赤者微重

外白裏黑大重瘡端裏黑點如針孔者勢劇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煩躁熱渴腹滿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也凡瘡當令乳母忌口不可令小兒飢及受風冷必變紫黑難治

又曰有大熱者宜利小便有小熱者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切不可下

又曰瘡疹更看時月逆順大抵屬陽故春夏病爲順秋冬病爲逆

又曰春膿泡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爲順雍謂

錢氏大抵拘于藏謂膿泡爲肺金黑陷爲腎水斑子
爲心火疹子爲脾土皆剋四時故不爲順也然則黑
陷者何時不爲逆也
又曰重病猶十活四五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其
候或寒戰噤牙或身黄腫紫宜急以百祥丸下之復
惡寒不已身冷汗出耳輪反熱者死病也下後身熱
氣温欲飲水者可治之宜解毒不宜妄下若能食而
痂頭焦起或未焦而喘實者可下之雍曰平時醫者
有候瘡痂頭焦而下者云欲下餘熱不作疱癰也若

症中果見有餘熱及瘡後脈不衰信可下若症無餘熱脈已衰弱則如何敢下瘡後兒已虛又下則重虛之非惟將息不起又因虛別成大病藏府脆弱故病未已新病復加則難治不可不愼也但當解餘熱

又曰身熱煩渴腹滿如喘大小便濇而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差者宣風散下之若六七日痂未焦是內發熱熱氣蒸皮膚故不得痂焦也宣風散導之磨生犀角解之

又曰若瘡入腹爲膿血及連痂皮得出者脾氣實也

出則安若瀉米穀及乳不化者是脾虛自瀉也必難
治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九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二十

河南郭雍譔次

小兒瘡疹下十八條　斑瘡癮疹辨一條

小兒瘡疹下十八條

雍論曰朱氏作活人書亦多取蘄水龐安常之說至論瘡疱則二家之說如冰炭朱氏謂瘡疹首尾皆不可下龐氏謂未發欲發瘡斑未見皆宜下之瘡已差而再下之何其一說相戾如此雍曰攷漢魏醫方無所見至東晉王珉始有治時行熱惡毒瘡方隋巢元

方始有疫癘疱瘡論候其言皆不甚詳此大疾也殺
人不異傷寒何其輕易簡略如此故龐氏疑當時熱
毒未甚鮮有死者雍謂不然上古岐黃之時其病尚
與今日無異安有中古反不同也王中令旣以屬時
行巢氏又以爲疫病則此疾當詳見于時行疫病中
今亾矣傷寒以仲景論故存得詳備時行瘟疫以無
仲景治法故後世之說不得同仲景金匱玉函之書
千百不存一二安知時行疫疾不亾逸于其間乎然
瘡疹捨龐氏朱氏二家則別無可取之論雍疑其相

反無所適從嘗聞先兄子若曰朱氏之論後世不可易之常道也此法當獨得于朱氏雍曰然則龐氏之言失乎兄曰醫道精微言所不能盡述使醫之明如龐氏則可用龐氏之法不然則一從朱氏雖不肖者亦可跂而及也聞此方釋然又有東平錢乙仲陽以治小兒名家及論瘡疹亦稍支離滯于五藏五色究其說終不出于二氏之門然仲陽老于醫論症用藥有可取者故係于朱龐二氏之後

雍曰活人書（下原文缺）病人肌肉發斑（下原文缺）

瘡疹始是温毒下原文鈌　傷寒下原文鈌
初言止此不比其他亦未嘗言斑疹豈言之而亡逸
歟故醫家所論温毒等症多非仲景言時行温疫至
今未詳者詳此或謂瘡疹與傷寒相類謂其頭痛壯
熱之類同也非謂所感之同也仲景曰其冬有非節
之煖名曰冬温冬温之毒與傷寒大異故龐氏曰凡
覺冬間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即如法下之則龐氏
亦以為冬温之毒矣然如朱氏二家論症皆如温毒
而不欲明言者以仲景無正說故也以雍觀之瘡疹

卽溫毒之一晉人旣名爲時行熱毒瘡卽溫毒瘡矣又何疑爲其感疾本與傷寒同皆感于冬藏于肌膚至春而發是其同也而仲景言與大異者傷寒感至寒之氣溫毒感冬溫之氣是其所以爲異也然有成瘡疹者亦有不成瘡疹者總其名皆謂之溫毒也雖謂感冬溫非節之煖藏于皮膚之中至春夏而其毒發鬱積之盛熏炮肌骨已久一旦發出于外必皆潰爛爲瘡而後已不但能爲一汗而已然溫毒成瘡有數種曰膿胞又名豌豆瘡曰水疱又名麻子瘡曰麩

瘡亦名麩瘡又有癮疹斑爛皆其類其輕者世俗以其形象名之本其所感深重爲膿胞千金之後名曰豌豆瘡次者爲水疱輕者爲麩瘡膿胞生七日方長貫膿成痂然後愈其日未滿而乾者謂之倒靨也水疱生數日圓滿水出則愈麩瘡隨出則焦他處再出再焦如是遍及其身三者皆忌倒靨大者倒靨則色紫甚則膿血欲乾故變黑有黑者一二日尚可以藥再發黑者多則難藥已水疱瘡水如鈴倒靨則色乾不明麩瘡纔出多忽不見是倒靨也雖麩瘡倒靨亦

能殺人以温毒之氣復入五內也非感温毒之氣因時行暴發者多不殺人故瘡家畏風畏寒畏塗凉水凉藥大畏下皆恐毒氣倒靨于內當欲謹避風處若時尚寒則難出表雖温不可太煖不可服熱藥朱氏所云但服升麻湯者最爲要法疹病多暴感非冬温之氣所成病甚輕不成瘡但作癮疹起有赤白二種世俗所謂風尸者是也須服藥亦可塗治雖無倒靨之患亦有毒氣入腹之憂千金小兒澤蘭湯即其藥也又有一種斑發如描畫遍身燦爛如錦文者又如

火丹發雖無癮疹起亦如癮疹內外治之色淡則愈

傷寒發斑見本文

雍論曰諸家論瘡疹可下不可下世人不能無惑雍詳二法本于傷寒傷寒冬感至寒之氣藏于肌膚骨髓之中爲腠理閉密不得出至春腠理開疎而後發于表醫者發表中病則從經爲汗而出于表發不當或遇毒氣甚重則不能出因傳陰經遂入于裏至裏無可發之理候其入胃則下之五藏之毒其根在胃根去則諸藏之毒隨去若有餘毒在裏表未能入間

值胃中毒根已下則在表之毒如斷根之遺隨其所在作汗而出矣故傷寒有汗而愈有下而愈下者亦必先泄後作汗而愈也瘡疱之家本無汗下症其初冬感于非節之溫氣藏于肌骨時方外寒腠理閉密不得出至春腠理開疏而發其藏于膚腠者發爲麩瘡藏於肌肉者發爲麻子瘡藏于骨髓者發爲豌豆瘡既發爲瘡則無發汗之理惟用解肌藥以托之庶其易出也毒氣既作瘡而出不復入裏亦如傷寒大汗之後不入陰經自無可下之毒故治傷寒之法惟

在汗下而瘡疱之家無汗下也然諸家有言下者亦有三說其一方盛冬感非節之溫氣腠理閉密不得出之時其毒氣無所宣泄不過上攻頭目胸膈必頭熱眼赤口瘡喉閉若見其症預先下之則溫毒盡去至春夏不復作瘡皰矣此一可下之時也龐氏所云凡覺冬間有非節之煖瘡毒未發欲發時即如法下之次第服預防之藥則毒氣內消無使入裏永不可出必幾而後已此一可下之時也其二則瘡疱黑陷倒靨是大惡候輕者猶可用藥再發發之不出是瘡

毒入深不能再至表因而深入急下之則可活矣是十死一生之候不得已而下他無救之之術此二可下之時也其三瘡疱既愈餘毒不已發爲大癰既潰出膿血又別發癰相續不已世謂之飽癰必解利之而後已是時病人瘡方愈未得食力氣血虛羸下之甚危道主藉醫者斟酌用藥然不下則斃亦不得也此三可下之時也舍是三者皆不可下矣朱氏云小兒疏轉切忌用丸子藥當以大黃川芎等分㕮咀作湯液以蕩滌蘊熱此說甚良雍謂宜加甘草大黃倍

之此常器之所用也盛冬初感未發之時宜用此湯及作疱瘯之後亦宜用此但少加劑未效再服之惟瘡作黑陷倒靨發之不出者須朱氏無比散及錢氏百祥丸前所言大黃川芎藥亦不可用也此病原不見于仲景故無定論不免詳言之庶無惑焉

雍曰東晉中書令王珉有傷寒身驗方云槾樺木皮濃汁冷飲主傷寒時行熱毒瘡特良此即今之豌豆瘡當時謂之時行熱毒瘡也故龎氏方中載樺皮飲子者本之此至巢氏論疫癘疱瘡候曰熱毒盛則生

豌豆瘡周匝遍身狀如火瘡色赤頭白者毒輕色黑紫黯者毒重亦名爲登豆此卽熱毒瘡至巢氏而後有皰瘡豌豆之名至今呼之以二者攷之則瘡謂爲溫毒瘡不謬也凡冬感于寒縱其病熱甚極不過爲斑爲黃終不成瘡惟感冬溫非節之煖者則成瘡故龎朱皆言溫毒之爲瘡而王中令巢氏皆以熱瘡爲時行爲疫病諸家雖異同其實一也

雍曰余家値小兒將作瘡疹未辨傷寒時行卽依朱氏法先服升麻葛根湯服之瘡未出而惡風發熱頭

痛諸症不罷者卽是藥性緩次日更兼敗毒散服之若是瘡子一夕便出或不成瘡亦以汗解仍能解瘡毒重者便輕屢驗

又曰瘡疹變出惡症者多是豌豆以其毒氣盛故也其他唯服藥有悞則有惡症不悞服藥者無惡症也

又曰麩疹雖不成瘡亦頭焦皮起如麩片然若癮疹則暴發初無表症亦不退皮愈後便消故世謂疹子爲麩瘡其毒雖輕若悞服涼藥則盛出之際一夕忽不見便是倒靨毒氣入裏亦能殺人以牛李膏發之

又曰貧下之家養小兒素無煖衣衾亦無酒肉滋味至其感病止是時行所感候其氣散即便安愈豪貴之家溫燠太過飲食無度既感時行之氣人事又為之助是兩毒相攻所以多生異症遇冬溫時小兒午間常服牛蒡消毒飲甚好

又曰瘡疹大畏大小便不快惡症便生急須通之用牛李膏通大便麝香膏通小便大妙

又曰錢氏所謂五七日痂不焦以內熱蒸皮中此只是毒氣未盡亦不須宣風散但服牛李膏

又曰牛李膏亦是舊方不止錢氏用正是瘡疹本藥如宣風散是外來借功自不同所以貴牛李膏者以出未快者可以出之多者可以解之在表者可因而越之在裏者可引而竭之是瘡疹八面可用之藥故凡瘡疹皆先服之

又曰牛李膏竒處正在能分毒氣在表者使出在裏使下表裏並用兩不爲妨同時供應毒勢已衰諸藥皆無是之妙天生神物爲人用非止此一物第人未能盡知之耳

又曰瘡疹初發固不必用牛李膏纔見出得稠密或大小便不快或出不快煩悶渴甚者便與服之牛李二種稍大而黑紫者奇微小而深黑者劣微小者即早李也本草共爲一物

又曰凡豌豆瘡根邊色紅活瘡顆圓滿如珠者大好初生亦未便圓日漸長也瘡根色紅淡瘡顆不圓好便當表發仍頻看覷雍有一孫四五歲患此已數日背上瘡盛而根色淡而不紅活瘡顆已半平半陷間有紫黑色者急與牛李膏二服不見色回再取猪尾

血滴研龍腦水調服時已日暮少頃燈下視之瘡根復紅活如初次早陷瘡皆起累日再長圓滿焦痂而愈但病身中痛異常手不可觸病後羸極如兩次傷寒也是歲一房同時患者皆毒重稠密煩渴皆用牛李膏下黑涎而愈

又曰牛李膏之上惟猪尾膏奇但猪尾膏非惡候不用不若牛李膏可常用雖惡候未出使見熱盛便先解之猪尾膏如無龍腦卽用麝香麝香大通小便小便快則毒自衰會用之驗

又曰惡候二膏不效方可下雍嘗見一病醫者用無
比散下之立愈惟百祥丸不親見用之者雍以多用
前二膏故未嘗至于用大下藥
又曰活人等書諸方如升麻湯固必先用瘡出不快
煩躁不眠者用升麻湯黃芩加木香湯毒攻咽喉心
煩者用牛蒡子湯咽喉腫者如聖湯牛李膏猪尾膏
瘡毒入眼成翳者用通聖乾柹皆親經用殊效
又曰瘡毒好攻人眼目須預防之方慼此患便以蠟
退去土入熱水放冷乘溫日飲至疾愈毒氣永不入

眼温冷任服甚驗

斑瘡癮疹一條

雍曰世醫論斑癮疹不甚詳明雖龐朱二氏亦然朱氏曰初春病人肌肉斑爛癮疹如錦文者温毒也龐氏之言亦然朱氏曰發斑有二症有熱病發斑温毒發斑温毒如上所言是也熱病發斑者朱氏曰或未發汗或已經汗下而熱毒不散所以發斑瘡癮疹如錦文俗云麩瘡素問謂之胗此悞也雍謂斑與瘡疱及癮疹實是三種傷寒熱病發斑謂之斑其形如丹

砂小點終不成瘡退卽消盡不復有瘡溫毒斑卽成瘡古人謂毒熱瘡也舍是又安得別有熱毒一瘡後人謂豌豆瘡以其形似之也溫毒瘡數種豌豆瘡則其毒之最者其次水炮麻子是也又其次𤽤瘡子是也如𤽤片不成瘡但退皮耳以其不成瘡故俗謂之𤽤瘡又與癮疹不同癮疹者皮膚發癢搔之則癮疹壟起相連而出終不成瘡不結膿水亦不退皮忽爾而生復忽爾而消亦名風尸也世人呼𤽤瘡或曰𤽤疹卽是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二十終

吳郡胥門內
張金彪局刻